

汉语

特征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李如龙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汉语

特征研究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李如龙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特征研究/李如龙著.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615-6399-1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文集 IV. 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3742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牛跃天
封面设计 夏 林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7.25
插页 2
字数 367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0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序

如龙先生又有一批论文要结集出版,我替他做了一些编辑工作,他就要我写几句读后感。我推不过,只能从命。

这些论文的主题是研究汉语的特征。我们是研究汉语的,不知道汉语有什么特征,就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此如龙先生非常清醒。

我举我的朋友朱晓农大兄为例子。他当初在国内学的是中国传统的学科音韵学(当然已经叫高本汉多少给西化了),到国外则学了出自西方的语音实验。据他自己说(看他的《音法演化——发声活动》的“韵尾”,即后记),在拿到洋博士学位之后小十年的时间里,虽然一直在做汉语方言调查,但心中有茫然无措之感;直到一朝“看破”,明白西方的学问带有西方特色,不能迷信,而中国的语言材料有自己的特点,必须用 universal(普适性,晓农译成“有你我式”)来找到中西学问的契合点,从而找到适合于研究中国语言的方法。譬如说,西方的语音分析不重视发声态,是由于西方语言中发声态起的作用不大,而发声态在东方语言中的地位显要(例如声调、气声/弛声、内爆音、嘎裂声、假声,等等),要是不知道我们调查的语言中的这些特征,只用西方人的观念来分析,就算拿再先进的设备,也抓不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音韵学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中最接近科学的学科。像等韵图,给汉语分析声母、韵母、声调,看上去没古代印度人和现代西方人分析元音、辅音那么精细,却最合于汉语的音节特征(据学者考证,等韵图正是拿了古印度的悉昙章,按照汉语的特征改造而成的,可见中国古代学者的“拿来主义”风度)。晓农大兄常说,别看赵元任老先生是音

位学大师,到他分析汉语的时候,照样是讲声韵调,而不是元辅音的音位,因为他知道什么对汉语最合适。在这本文集里,如龙先生处处强调这一点;他还多次指出,用西方学理来研究汉语的高本汉老先生,其实是非常重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特色的。近些年来,西方学界也发现,印欧语的音节也并非 C-V-C 的线性排列,而是更像汉语“声母[韵腹—韵尾]”模式的 C[V-C]多层级结构。他们的“后知后觉”,也跟他们语言的特征有关。

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说我们就能够睥视西方的学问;西方学问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在对方法和理论的敏感程度上。前些年有些学者鼓吹搞“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引起了争论。本来,说汉语有特色(等于说汉语有自己的特征),当然没问题,说中国语言学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也没问题,问题是有一些先生实际上不是在讲“汉语有特征”,而是在讲“汉语特殊/中国语言学特殊”,且隐隐主张中国学术不要跟西方学术有瓜葛,要搞跟西方不同的一套。这好比说,西方人踢他们的足球,我们就自己踢中国特色的“蹴鞠”好了。这却是不能苟同的。要真那样,就不啻是提倡学术上的闭关锁国。至于极少数人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诉诸民族情绪,那就不必说了。

我在中山大学工作时的一位挺谈得来的朋友、研究史学的陈春声教授——厦门大学的博士、如龙先生的校友——说过很有道理的话:要想研究中国的事情,就需要了解中国以外的事情。的确,你不知道别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又怎么知道中国的特色/特点/特征在哪里呢?个性总是在跟共性比较时才能看出来的。

毋庸置疑,研究汉语要抓住汉语的特征,研究印欧语要抓住印欧语的特征,研究非洲语言要抓住非洲语言的特征,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也要抓住其特征……而在这同时,不同语言的研究者都需要对其他语言的特征以及人类语言的共性有相当的了解,还需要就研究方法和理论互相交流。这样,国际语言学界就会有一天能用“有你我式”来解析人类语言的总体,同时也掌握不同语言的类型特征。在这当中,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有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前几年我写过一

篇文章叫《立足汉语,面向世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龙先生以研究汉语方言成名,这本论文集集中也有许多讨论方言特征的内容。汉语各个方言都有自己的特征,包括语音特征、特征词(这个研究领域是如龙先生开辟的)、有特征的句法和其他语法现象,从各方言的特征,又可归总出汉语的共性和特征。掌握这些特征,尤其是从类型学角度进行掌握,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非常重要。

例如,“小称”(diminutive)是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的,这是共性;但它并不是在所有语言里都是很重要的范畴,至少在印欧语里就不是。而在汉语里,它相当“显赫”(mighty,此处用刘丹青教授的术语),这就是共性中的个性/特征。北京话和吴方言的小称都有儿化,是其共性;而北京话儿化是卷舌化,吴方言儿化是鼻尾化,是其个性。广州话的小称是变调,同属粤方言的粤西信宜话是更复杂的变调,且每每加鼻尾化,是共性中有个性。其实吴方言小称也是鼻尾化加变调,跟信宜有同有异。又,方言中绝大多数小称变调是高调,这是有倾向性的类型特征,是显示出共性;其中有一个次类型是通过嘎裂声低调制造音高差来凸显高调的,是在个性中显示共性;而由此再发生变异,就会出现一些低调小称,又是共性背景下的个性特征了。在语义方面,小称标志常延伸为名词性标志,这是许多语言/方言的共性,而不同方言中小称的扩展功能每人大异其趣,像信宜话,体词不用说,几乎所有谓词都可以有小称形式,这是它与众不同的方言特征。

针对每一个地点方言来讲它的特征,会有点繁细。但这是概括多个点组成的一片方言的特征所需要的,比如就小称形式而言,信宜、高州、容县可以算是一小片。把信、高、容之间的同异弄清楚了,再看粤西桂东粤方言的其他小片,然后看两广各地的粤方言,如此一个点一个点都梳理过,拿粤方言整个地来看,就知道哪些是粤方言的共性、哪些是粤方言区内各地的特征。把粤方言跟其他方言比较,就能看出哪些是粤方言的特征,并定义其类型,也能看出哪些是粤方言跟整个汉语的共通之处。换言之,既有对具体方言状况的细致调查、分析,又有放眼整片方言及整个汉语的“有你我式”视野,就能给具体

汉语特征研究

方言的特征定位,同时又能概括方言片及大方言区的特征,乃至汉语的特征。

在这些方面,如龙先生最有资格说话。数十年来,他调查了无数的方言,掌握了极大量的方言材料——插一件“逸事”:我近年注意到汉语方言中有“舌叶元音”这个很有特征性的现象,自以为独得于胸臆,谁料如龙先生赐告,他上世纪60年代初参写《福建汉语方言概况》时就已经指出长汀客家话有这个东西了,一时令我且喜且惊——而且他还有对外汉语教学的丰富经验,所以他能胸有成竹地谈论汉语方言的特征、汉语的特征。

上面杂七杂八、漫无头绪地说了一通,总的意思是,相信如龙先生的这本集子一定能给读者许多教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今后我们不管具体做什么研究,语音也好,词汇、语法也好,本体也好,应用也好,都须注意从“语言特征/方言特征”上思考,最好再给各种特征划分类型。要是我们能把汉语各方言的特征都搞清楚了,把汉语的特征都掌握了,那么中国语言学界在国际语言学界这支“足球队”里担当“绝对主力”的日子就不远了。或许,将来我们当中还会出“教练”呢。我感觉,如龙先生论著中的某些段落,是会出现在未来的“教练手册”上的。

麦耘

2015年12月

目 录

总 论

汉语特征研究论纲	3
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论纲	17
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	23
从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看汉语的特征和发展	41
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及其相关的研究	55
演化与接触,系统与特征	
——再论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68
汉语的特点与对外汉语教学	85
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漫议	103
高本汉论汉语汉字特征的启发	115
百年中国语言学的两度转型	129

分 论

语音特征	139
汉语语音系统的特征	139
全浊声母清化的类型与层次	153
关于文白异读的再思考	172

汉语特征研究

从语音特征出发设计语音教学	183
词汇特征	192
论常用词的比较研究	192
辞和辞的研究	208
略论官话方言的词汇特征	
——官话方言词汇论著读书札记	222
“书”“口”之异及其教学应用	235
语法特征	249
略论汉语的字辞构造特征	249
关于汉语的宾语前置及其语源	265
关于汉语方言动词时体的研究	280
方言特征	291
濒危方言漫议	291
论混合型方言	
——兼谈湘粤桂土语群的性质	303
论方言特征词的特征	
——以闽方言为例的探讨	325
关于汉语方言特征的研究	334
方言特征研究与语言地理学	348
东南方言与东南文化论纲	362
文字特征	368
汉字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关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考察	368
汉字的类型特征和历史命运	383
汉字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走向	398
汉字的特征与对外汉语教学	411
后 记	424

汉语特征研究

总论

汉语特征研究论纲^{*}

一、关于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的研究

不同的语言都有共性,也有个性。对于每一个个体,个性与共性都是相互依存的,共性寓存于个性,个性体现着共性,共性和个性都需要研究,两种研究都有理论价值,也都有各自的应用价值。

共性和个性的研究都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最好是同时进行比较,分别进行概括。只研究共性不研究个性,或是只研究个性不研究共性,都可能陷入片面性。

共性和个性都是相对的、分层级的。有全人类语言都有的共性,也有一个语系或语族、语支所共有的特征。一种语系的特征对于不同语系来说是个性,对于本语系来说又是共性。一种语言的特征对于本语系的其他语言来说是个性,对于本语言的各方言来说又是共性。研究汉语的特征对外要与汉藏语中的非汉语做比较,和非汉藏语的语言做比较;对内还要和汉语的诸方言做比较。只有经过内外的多层比较才能对一种语言的特征获得准确的认识。

在共性与个性之间还有语言的类型。类型可以是语言共性的分类,例如把有声调的语言归为声调语言,和无声调语言区别开来;也可以是语言个性的归纳,例如把词的构造和相互关系归纳成孤立型、黏着型和屈折型。一种语言的特征可能有不同类型特征的交叉组

^{*} 原载《语言科学》(徐州)第12卷第5期,2013年9月。

合,例如现代汉语实词是可以单用的,虚词则不可单说;表示语法意义的语缀是黏着的,词内还有不表意的音缀与表示种种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重叠式。其中就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交集。可见,个性特征的研究和类型的研究也不完全相同。

语言的特征和语言的类型是在一定的民族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不能不受到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影响。正如洪堡特所说:“由于民族精神特性的影响,各个语系才有不同的语言……一种语言内才会形成种种方言……语言的特性与风格的特性交混在一起,但语言仍旧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一种语言才会很容易、很自然地获得一定类型的风格。”(威廉·冯·洪堡特,1997:216)因此,研究语言的类型特征不能不关注民族文化,但也不能用文化特征的研究代替语言类型和语言特征的研究。

不论是研究语言的共性、个性还是研究语言的类型,都应该从研究语言的异同入手,研究方法都是拿不同的语言做比较。伯纳德·科姆里在论及研究语言的共性、个性和语言的变异的关系时说:“两者所关注的都是语言的变异。唯一的区别在于语言共性研究主要关注这种变异的限度,而类型研究更直接地关注变异的各种可能。”(伯纳德·科姆里,1989:38)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无限的,语言的共性和类型是对语言已有的变异的归纳,至于语言的个性,应该说既体现语言变异的“限度”,也包括语言变异的已知和未知的“可能”,换言之,语言个性的研究就是研究变异的现实结果。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还可以分别就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不同的语言之间,不论是共时的结构系统还是历时的演变过程,都有各自的共性和个性。同一种语言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通语和方言也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可见,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伯纳德·科姆里在他的名著的中译本序言里说:“不同的语言在一些对一般语法理论很重要的方面都有差异,而且任何一种语言,如果不能鉴别它在这些方面跟其他人类语言的异同,就不可能对它的结构有完整的认识。”(伯纳德·科姆里,1989:

序)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语言个性特征研究的重要性。

二、关于汉语的个性特征的研究

关于汉语特征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欧洲学者对汉语特征就有过许多说法:

1585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他的《中华大帝国史》里就指出汉语:“没有冠词、格、时态、语式的变化,而使用一些特定的副词来弥补这种缺陷,而且效果还很好。”(卡萨齐、莎丽达,2011:13)。

1642年,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国志》中写道:“所有的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动词、名词都无性数变化,因此这些词的运用就十分灵活,有必要的话,动词常常能当作名词用,名词当作动词和副词用。”(卡萨齐、莎丽达,2011:20)

1735年,杜赫法在《中华帝国通史》中则说汉语“没有语法形态变化,几乎不受任何规则约束……通过单音节字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创造出常规的对话,非常清晰、十分优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风格很神秘、简洁,寓意很深……表达生动、富于活力……常常含有大量的对比和壮观的比喻”(周宁,2004:495—508)。

到了20世纪,先有高本汉说的:“中国语是单音节的……孤立的……早先的学说把它列为初等的语言,以为它还未进入屈折变化阶段,这种学说恰好和真理相反。事实上,中国语和印欧语演化轨迹相同,综合语的语尾渐渐亡失了,而直诉于听受者纯粹的论理分析力。现代的英语或者是印欧语系中最高等进化的语言,在这方面,中国语已经比它更为深进了。”(高本汉,1931:27)。后来的美国汉学家罗杰瑞在20世纪80年代有更多的概括,他除了指出汉语是单音节的孤立语(分析型)、声调语言外,还指出其“量词和数词、指代词连用”,修饰语在名词之前,在句子语序上可能是从SOV转向SVO的特征。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汉语的文言、书面语的统一和口语、方言的歧异。

几百年来的这些外国学者的说法,都可以说是旁观者清,话语不多,却能切中要害。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也有许多关于汉语特征的论述。例如赵元任关于汉语声调的定性描写、关于字调和语调的“大波浪、小波浪”说法,关于汉语语法的许多提法(例如关于形容词和动词的大量相似点,关于“主题句”的“主题”和“述语”的说法)都是很切合汉语的特点的理论;王力对汉语史的考察,例如关于上古汉语音变构词的“同源词论”,关于中古以来处置式、被动式的形成等,也揭示了汉语的许多重要特征;吕叔湘、朱德熙在分析汉语语法时,关于汉语的构词法和造句法的相关联、关于词类和句子成分的不相应等,都概括了汉语和西方语言很不相同的特征;周有光关于汉字有别于各种文字的理论,更是深刻地展示了汉语汉字独有的特征。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许多其他学者的有关汉语特征的说法,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然而也应该冷静地看到,以往关于汉语的特征,还没有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多半还停留在局部的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方面的考察,就某些比较明显的特点做些粗线条的概括和描述,真正从类型特征上做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的并不多;拿汉语和其他不同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族、语支做周密的比较之后提取出来的不同层级的特征就更少了。

众所周知,汉语历史久远、文献丰富、方言复杂,个性特征又十分鲜明,要深刻认识它的特征,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语言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大系统,大系统之下有各个相关联的小系统;语言又是生存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与各种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要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特征就得对语言本体做全方位的考察,还得就语言与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进行历史和现状的分析。

从总体和分体说,应该分别研究语音特征、词汇特征、语法特征、文字特征、语用特征,并且研究这些分体上的种种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从内部和外部说,除研究语言本体特征之外还应该认真考察语

言外部的文化特征,例如: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化与合流、矛盾与统一,通语和方言之间、不同方言之间的竞争和渗透、接触和融合,不同时期汉语分化和统一的不同趋势,以及汉语和中华文化之间的互为表里而又相互制约的种种关系。从历时和共时说,汉语史的各个不同时期(史前汉语、上古汉语、中古近代汉语、现代汉语)都有各自的特征,需要一一研究;不同时期都有通语和方言的对立,各方言也有各自的特征,不但有特征音、特征词,也有特殊的句法结构。只有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各项分体特征都有深入的研究,对本体特征的种种外部关联都能真切地理解,我们才能对汉语的特征有准确、全面的认识。

汉语和汉藏系诸语言的亲缘关系已经逐渐成为共识,研究汉语的特征还要和汉藏系诸语言的特征,以及与汉语有过接触的语系和语言的特征做比较,厘清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

可见,关于汉语特征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应该是汉语各方面研究共同努力的方向,既要有微观的分析,也要有宏观的考察,还要有共时和历时相配合的研究。也可以说,这应该是汉语研究的整体思路。只有在各项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大家都有这种追寻特征的共同意识,汉语语言学的研究才能走上新的台阶,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汉语特征研究的具体课题举要

以下试就若干以往关注较少的具体课题谈点粗略的想法,以供汉语特征研究作为参考。

在语音方面,值得研究的首先是结构系统的特征。汉语的音节构成不是元音、辅音一次组成的线性系列,而是元音、辅音组成声韵母之后再与声调二次合成的立体结构;元音、辅音在声韵母中有固定的地位,声调则附着于其中的响音,又有调值和调类之分,二者相比之下,调类更为重要。除了音节系统之外,汉语还有“字音”的系统,每个字属于什么声类、韵类和调类,是历史的源流和变异所决定的现

实结果,因而古今南北的字音都存在着一定的对应。这样的语音系统在汉藏语内外都属独具一格。在音节和字音之上,还有双音节的音步,音步的内外,多数方言还有轻声、儿化、变调、小称等连读音变和成句后的语调。这就是汉语语音的多层结构系统。(李如龙,2007:第四、五章)不仅如此,在字音方面,因为适应语言的发展,历来还有各种异读。现代汉语的异读,反映了古今语音的变化、字义的发展和方言的分化。就方言的语音系统说,字音的异读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层次,成了汉语史研究,尤其是语音史考察取之不尽的重要资源。字音的异读主要有文白异读和别义异读,在应用方面,则是语言教学(包括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难题,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语音特点。

在词汇方面,首先要考察的是字和词的关系。赵元任和吕叔湘都说过,汉语没有和西方语言相对应的词。字可以是词、词素、语缀,也可能只是音节的标记,有时一个字就可以成句。字、词、语、句的区分有词汇问题,也有语法问题,中文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中的许多难题都出在这里。可见对于字词关系这个重要特征还要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做好科学的分析。汉语词汇的衍生是从单音到多音、由本义到引申义,常常使多音字、多义词和同音词难以区分,这也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特征,需要从理论和应用两方面进行研究。汉语的书面语词和口语词的差异在世界语言中是出了名的,两大词汇源流是如何分化、如何形成各自的系统,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推动词汇发展的,非常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的问题,没有语感的外国学者很难下手,本国学者又常常习焉不察,因而缺乏像样的研究。此外,汉语的词和语,似乎也没有断然的分界,在词和各类“语”(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引用语)之间,意义、功能和语音形式关系复杂,“词汇”和“语汇”有哪些异同、词和语如何划分,在辞书编纂和词汇教学上,都还有不少问题,也都是汉语词汇特征研究需要关注的课题。

在语法方面,吕叔湘曾有很具概括性的说法:“比起西方语言来,汉语的语法分析引起意见分歧的地方特别多,为什么?根本原因是